

暑期又开始了。今年在疫情防控背景下,如何让孩子们过个丰富多彩的暑假,怕是需要家长、学校和社会多花心思。不由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,虽然各类活动资源不能和现在同日而语,但和好友大姐逛福州路买书的日子,总是难忘。

大姐是初中时睡在我上铺的姐妹,高中三年虽然不在一个学校,每年暑假一起逛福州路,去上海书城买书,却是雷打不动。那时课业压力不轻,但对自律者来说,空间依然不小。一个月不到完成学校规定的暑期作业,再去上海书城选购一两本难易程度与自己水平相称的教辅书,下学期备用。完全自觉自愿,半位由人,无需父母老师督促。

买教辅书是在书城四楼,我们内心真正期待的,其实是二楼文学社科区的徜徉。那里有流行的余秋雨,红极一时的《学习的革命》,更有译文出版社的一套套世界文学名著。靠近围栏、可俯瞰一楼大堂的蓝色座椅总是抢手,我们拿着喜欢的书,站着看、蹭着书架边缘看或者干脆席地而坐。大姐还比我多一

福州路的暑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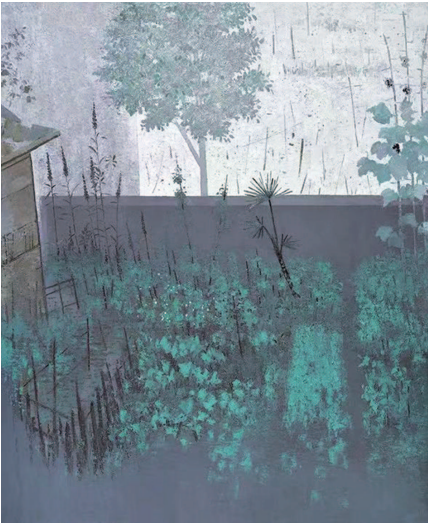
章迪思

项爱好——乒乓球。每次书城之旅的最后一站,总是到一起到寥寥没几本书的体育健身区,看看有没有乒乓的书,特别是她最爱的孔令辉。

乘着自动扶梯上下几回,差不多到了饭点。抱着已付款、用牛皮纸封起一摞的新书走到门口,保安爷权会逐一检查收银条,在牛皮纸上盖个“上海书城”的蓝色图章,递上一个同样印着书城logo的白色马甲袋。拎着满满一袋精神食粮,肚子空空的我们下一站是肯德基或者麦当劳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洋快餐对于上海小囡来说,固然已褪去神秘,但也是“轻奢”级美食,什么“垃圾食品”,没有的。每到寒暑假,福州路上这两家餐厅总是熙熙攘攘,角落里是插着随身听耳机做作业,的大部分是像我们一样,买完书来饕餮一顿的。风卷残云般吃完汉堡,挤点番茄酱在纸盒子上,一根根薯条蘸着吃,聊聊学业和未来。少年和城市,都充满了希冀。

九十年代中期开始,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带动下,整个上海进入高速发



江茜菜园（油画） 亚丽

展期,陆续建设了一批城市文化地标。上海博物馆、上海书城、城市规划馆、上海大剧院……均在这期间建成。已故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罗小未,曾称它们为20世纪末的海派建筑,是那一个时代上海的历史地标或者景观地标。

福州路亦是那个黄金时代的注脚。众所周知,福州路和文化出版的渊源,最早可追溯至上海开埠之初,墨海书馆、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等先后云集于此。从1993年8月起,上海意在重振福州路,使之“成为上海乃至全国书刊零售批发的总书库”。1995年底,福州路

上共有书店、书局、文化用品等商店47户,占福州路商业网点总数的三分之一,销售总额近10亿元。对于中学生来说,在福州路的暑期一日游,不仅包括书城和洋快餐,还有去古籍书店瞻仰看不懂

的线装书、去外文书店掂一掂又厚又轻的原版书,或是去文化商厦挑选心仪的文具用品。更深一层来说,我们兴高采烈逛这逛那,是暗暗相信,为新学期多做一点准备,学业就能多

一点进步,就能考上理想大学;然后再也不用去书城四楼,而是可以直奔二楼,或是钻进古籍书店外文书店,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了!

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,我和大姐的见面地点改到福州路的尽头——新建成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。作为中国首家以展示城市规划和建设成就为主

题的专题性场馆,晶莹剔透如水晶宫般的城规馆彼时风头无两。而我们作为新世纪第一届大学生,亦是意气风发。犹记得规划馆3楼的“立体模型”,按1:500的比例描绘内环线

以内100平方公里的美好景象。我们出神地看着模型,想象未来将在这里徐徐展开的人生。

有趣的是,学生时代对上海的了解,仅限于福州路-人民广场一带。而藉由成年后工作生活的不同际遇,我们也在不断探索城市不同的面向。于是渐渐知道,有些地方,虽然没有繁华街道和崭新大楼,却有浓郁的历史人文氛围;在另一些地方,见证

夜光杯

上世纪80年代的巴黎,电台有一档深夜节目,让夜旅人讲述自己的故事,伊丽莎白做了这档节目的电话接线人,这是法国电影《巴黎夜旅人》里的故事。事实上,伊丽莎白自己的人生也处在黑暗中,生了孩子后,她患上乳腺癌,没有工作,丈夫抛弃了她。她呆在漆黑的公寓里,望着万家灯火的夜巴黎,聆听电台夜旅人的节目,写了一封非常真挚的信,打动了主持人。

导演米夏埃尔·艾斯说:“当她丈夫离开她时,她失去了情感和物质上的支点。”但伊丽莎白爱她的儿女。她的儿子马蒂亚斯,上高中,热衷于写诗。老师对他的评价是:飘忽不定、摇摆游移和懒散;母亲也认为他太内向、三心二意。上大学的女儿朱迪思,则投身政治,经常参加集会、游行。母亲反对她这样做,认为毕业考才是正事。尽管如此,电影在表现母子

和母女之爱时,让人心生感动。在巴黎斑驳的夜色中,儿子飞快地骑着车,母亲在后座紧紧搂住儿子,并把脸贴在他的后背上。女儿搬家,母亲持花去看望,说:“我还是不敢相信你已经搬出去了,我内心觉得你好像度假去了,你迟早会回家的。”惹得女儿抱住母亲直唤“我的小妈妈”。

事实上,他们家还有一个成员——流浪女塔鲁拉。伊丽莎白深夜做完节目,见塔鲁拉无家可归,把她带回家。伊丽莎白对她吸毒严厉斥责,让她去找工作。电影里有一段马蒂亚斯和塔鲁拉的爱恋,尽管马蒂亚斯几年来一直爱着塔鲁拉,塔鲁拉认为,被她碰过的东西最终都会毁灭,她选择了离开。这是影片最感伤之处。

这部电影并没有强烈的冲突,“讲述一些看似琐碎或平凡的事,并赋予它们冲动、旋律、诗意、优雅和现实感”,这是导演米夏埃尔·艾斯的艺术追求。电影中,伊丽莎白家有个传统节目,即大家一边吃母亲做的奶油焦糖,一边听乔·达辛的唱片。“如果你不存在,那我也只不过

着城市第一代产业工人的兴起;还有些地方天高地阔,每年四月路边油菜花烂漫盛开……这些都是上海,都是城规馆那个模型浓缩的一部分,而身在其中的我们,工作恋爱,成家立业。有顺遂有波折,一边见识世界一边认识自己。

每到暑假,大姐依然会找我,当然不是去书城,而是想知道各种展览活动的信息,尽可能丰富两个孩子的暑期生活。去年夏天,她带着孩子参加完活动,顺路来看我。在餐厅,两个孩子安静地吃着简餐,我拿起一根薯条慢慢嚼着,某个瞬间,仿佛回到那些暑假,在福州路大快朵颐的日子。

开始。您是领导,可以不参与,但其他人按抓阄结果,每人一天。领导看了我一眼,说你小小年纪倒有些想法,不妨这事就由你办。本来这是芝麻小事,可我在会上一提,马上遭到反对,有的说孩子小,有的说要送孩子上学,有的还要到党校上学,等等,总而言之还是得由我多干点。干活我是不惜力的,办公室我一个能干三个人的活,通过观察,这其中的五个人都围着领导转,他们表面温良恭俭让,实际都在装,等着提拔转干转城鎮户口。我当时才十八九岁,不用操心户口。一天,我洗茶具时突然想到:在一个办公室,领导再想做好人,他也得把一壶水往六个杯子里浇,这样每个都不满。而且这六个杯子领导在时,一定上下一心,一旦领导不在,他们就会互相撕打碰撞。想到此,我不由解脱出来,人生不过是一把壶和几个茶碗的关系呀!我潇洒过了自己的一关,照旧早上烧开水去了。

有些人,什么时候都不忘把日子过得有趣认真。请读明日本栏。

是这个来来往往世间的一粒尘埃……我是如此需要你……我已找到人生的奥秘。”《如果你不存在》歌声响起,一家三口围在一起,并把塔鲁拉也召唤进去。他们抱在一起,慢慢摇晃,轻轻歌唱,谁都会被这样的场景感染。导演说:“我的角色彼此相爱,互相帮助,互相注视。”

“我的角色都有脆弱的一面,我的目标是使之美丽,使人们在孤独时感到被理解,让生活变得更柔和。”

在《童年的许诺》中有过出色表演的夏洛特·甘斯布,扮演伊丽莎白。导演对她赞美有加:“夏洛特的直觉、智慧、敏感和细致,非常惊人,她从片场第一天起,就理解了

了这个角色。”伊丽莎白有过被抛弃的经历;为生活,除夜晚电台工作,白天去图书馆兼职;自己所住的公寓,前夫要出售……正如导演所说:“伊丽莎白是脆弱的,同时也是坚定的、可靠的,她是清醒的,也是单纯的。”她对前夫,虽然会在电话留言里,又哭又骂,但仍然会记住他的优点;对电台男同事虽然付出真情,没有得到回报,也只不过付之一笑。最终,她还是找到了新的爱情。在工作上,当主持人身体欠佳,她来到了前台。

伊丽莎白说:“我开始想象的生活并不是这样,但我们还是要尽力去热爱它。”“有一种温暖的东西是永存的,时间无法使它停止。”伊

丽莎白搬离公寓,最后送给儿女一人一件礼物,送给儿子的是她离婚后所记的日记,这支撑了她的生活;送给女儿的是

一尊生育女神雕像,这是当时让她顺利生下女儿的精神支柱。这是一部怀旧的电影:巴黎街区、塔楼和广场,流淌的塞纳河,璀璨的夜景,在柔和音色中,与上世纪80年代产生共鸣;电影使用滤镜,调低清晰度,让画面重现老旧的色调;穿插的影像资料,银幕画幅的改变,具有时间的流动感。导演说:“我想回到我生命中的那个时代,重温所有的风景和声音,那些塑造我的感觉和色彩,我将永远牢记。”

小时候,喜欢和伙伴们玩捉迷藏,每次玩游戏时,我都要藏到三楼苏家阿婆的老虎窗下夹层里,看到小伙伴们到处找,心里总是阵阵窃喜。

当年我家住的一幢是三层带有老虎窗的房子,所谓三层,就如同现在的顶层带有坡的房屋,顶层面积较大,可以当房屋居住,坡朝东的地方方有老虎窗,苏家阿婆就独自住在这间有老虎窗的屋里。老虎窗是舶来语,上海人又叫老虎天窗。上海开埠后,不少英国人来上海居住,带来了英式建筑。英国气候寒冷多雪,为避免积雪对建筑物的压力,他们的房屋大多为高坡度、尖顶样式,为增加采光和通风,又在屋顶开设了屋顶窗。英文屋顶为“Roof”,其音近沪语“老虎”,于是,这种开在屋顶的窗就叫作“老虎窗”。

苏家阿婆家的老虎窗比较高,我那时人小要看外面够不着,便时常要站在凳子上,才能看到外面的风景。我家附近有一条淞沪铁路,每天南来北往火车很多,平时看火车要走到铁路边,虽然看火车对我来说,不是什么新鲜事,但从高处看火车,还总觉得是件新鲜事。而苏家阿婆的老虎窗则正对着淞沪铁路,每次做捉迷藏游戏后,我都会趴在老虎窗上朝外看风景。

苏家阿婆那时已经70多岁了,身边没子女,老爱人也早已过世了。生性喜欢热闹的她,见到我们这些孩子上楼去玩很是开心。当年上海很少有高层房子,能有三层楼已是算“高楼”了。而苏家阿婆家的老虎窗则是我们这一带住房唯一的空中“瞭望塔”,要从高处看外面,她家的老虎窗无疑是最佳位置。

有次,下午不上学,按老师规定,几个同学到我家开小班(做作业),我们天性喜玩,便到苏家阿婆的老虎窗去看风景。正趴着看到一辆货运火车驶来,哪知班主任老师突然来检查小班。老师在我家没找到,便顺着我们叽叽喳喳的声音,跑到楼上苏家阿婆的房

间。苏家阿婆一句“老师来了”,吓得我们忙从老虎窗转身跳下凳子。由于害怕又想快点从凳子上下来,我一脚踏空,整个人摔到了地板上……

上世纪九十年代,老房子被列入了动迁范围。动迁撤离前,我再次来到了苏家阿婆的家,趴在老虎窗上最后一次向外看风景,虽然此时淞沪铁路已不再有火车经过,也即将要在原址上建轨交三号线,但我依然看得入迷,因为这样的风景,就要从此消失了。

如今,趴在老虎窗上看风景,已经成为了一种美好的记忆。随着城市的更新,看风景的地方越来越多,人们再也用不着站在凳子上向外看风景了。

老虎窗外看风景

龙钢

人和人交流一般不用太客气,能把事情说清楚就行。这个要求不太高吧,可偏有些人遇到生人会表现得十分尴尬,急得脖子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也是有的。

我的朋友小彭是部长秘书,几年前部长很少用专车,通常用小彭的私家车。小彭人小气稳,办事认真踏实。我和部长很熟,有些事常求部长帮忙,如出席讲话,作序题字,有时还会到各地考察。

部长到任何地方喜欢低调,从不喜欢让地方官员接待。有次到深圳参加深圳大讲堂活动,中午已经和地方领导打过招呼了,晚上就自由活动了。可刚到下午,几拨电话就打来了,部长皱了下眉头,说不聚就不聚了。说完,部长让小彭就近选一家自助餐厅,我们和部长四人溜溜跑了进去。室内空气清新,南菜北菜兼顾,我们要了扎啤酸奶小菜,吃得很是舒服。其间,我问部长,当大官好受吗?部长说各有利弊,就说这每天的应酬就是问题:多亏王某有自知之明。他笑说,人皆将有一死,不然王安石当作家协会主席,李白当诗歌协会会长,苏东坡当文联主席,就没有后人什么事情了。

部长说得幽默。

幽默不是本土语,后来逐渐为人所接受。在社会交往中语言丰富言语幽默确实是不可多得的。有次在鲁迅文学院讲课,有同学问我文学创作需要幽默吗?我说这还需问?老舍、鲁迅是当然的幽默大师,后来

幽默是一种情趣

红孩

的浩然、刘绍棠、汪曾祺、陈建功、王朔等也是语言幽默大师。说白了,幽默也是一种情趣,一个人如果没了情趣,恐怕谈恋爱都是问题。

过去在机关工作,科室不是很大,六七十事,围着一个领导。最初我和大家一样,每天早早上班,劈柴生火,等同事都来了,一壶滚开的开水已然滋滋作响。看着大家拿着热茶,倒也有几分互敬互爱。时间长了,这烧水似乎是我的专利了。于是某一天,我对领导说,咱们搞政工的总是宣传改革,依我看咱们办公室也要改革,从劈柴烧水扫地

开始。您是领导,可以不参与,但其他人按抓阄结果,每人一天。领导看了我一眼,说你小小年纪倒有些想法,不妨这事就由你办。本来这是芝麻小事,可我在会上一提,马上遭到反对,有的说孩子小,有的说要送孩子上学,有的还要到党校上学,等等,总而言之还是得由我多干点。

干活我是不惜力的,办公室我一个能干三个人的活,通过观察,这其中的五个人都围着领导转,他们表面温良恭俭让,实际都在装,等着提拔转干转城鎮户口。我当时才十八九岁,不用操心户口。一天,我洗茶具时突然想到:在一个办公室,领导再想做好人,他也得把一壶水往六个杯子里浇,这样每个都不满。而且这六个杯子领导在时,一定上下一心,一旦领导不在,他们就会互相撕打碰撞。想到此,我不由解脱出来,人生不过是一把壶和几个茶碗的关系呀!我潇洒过了自己的一关,照旧早上烧开水去了。

十日谈

幽默者是赢家

责编:刘芳